

元宵节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民间传统节日之一，是汉族及部分兄弟民族最重要的一个民间传统节日。

自汉代以来，全中国除了极个别的地方以正月十六为元宵节，其他绝大部分地方的人们是以农历正月十五为元宵节的。老百姓习惯性地称元宵节为“过十五”。

农历正月十五之夜，是春节第一个月圆之夜。在民间，从农历正月十四之夜开始，到农历正月十六之夜结束，全国各地通常举办的元宵节晚活动都是观灯，所以说，元宵节又称“灯节”。

传统上的圆满的“灯节”通常为三天三夜，“灯节”在农历正月十四之夜称为试灯，在农历正月十五之夜称为正灯，在农历正月十六之夜称为残灯。

但有些性子急、“过灯节心切”的人们从农历正月十之夜就开始试灯了，而有些性子慢、“喜欢耍灯”的人们一直把“灯节”活动延至农历正月十八之夜才结束。

追溯元宵节的起源，古今华夏学术界虽然公认元宵节诞生于汉代，但对于具体起源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广为流传并有一定学术性价值的说法有三：即源于汉文帝说、源于佛教说、源于汉代太一神祭祀说。

元宵节起源于汉代，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隋唐，经过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至今，在民间热热闹闹了两千多年。

它是一个典型的集娱乐活动、信仰活动、社交活动、美食活动为一体的传统节日。

通俗点讲，走亲访友，吃喝玩乐，样样俱全。

有人甚至把元宵节称为“中国人的狂欢节”。大概是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过完元宵节，整个春节活动才算正式落下帷幕。老百姓常说：“过了十五，年才算过完。”

有的地方甚至农历正月十六还在“过大年”，民谣说：“不



漫话元宵节  
文/黄山

出正月，都是年。”

正因为元宵节是春节的“尾声”，所以显得更加热闹，人们很乐意把剩余的热闹劲儿、感情联络和丰富的节日美食都挥洒、消遣到极致。

民间传统元宵节娱乐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期间不仅仅是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而且有条件的人家无论男女老幼都要穿上新衣服或者戴上漂亮、华贵、端庄、喜庆的服饰，说说笑笑上街观灯、猜灯谜、看街头杂耍，老百姓习惯把这些热闹活动统称为“闹元宵”。

街头做各种小生意的店铺商家常以灯的数量、灯的外观形状设计、灯的种类相互暗中攀比，以彰显自家的生意兴隆、热情大方。从数量上来说，有张两盏灯的，有张四盏灯的，还有张六盏灯的，更有大户人家张八九盏灯的，悬挂成塔灯形状，引来众人围观艳羡。从灯的外观形状设计和灯的种类来说，有

花灯、桥灯、龙灯、马灯等，真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

猜灯谜是“灯节”的重头戏。自古至今，全国各地一直延续着这种文娱活动。官方和民间常常组织专场灯谜会，灯谜会通常也设有物质奖品，比如奖励糖果、小吃、绢花、钢笔、笔记本、装饰品等，鼓励四面八方的乡里乡亲都来踊跃参加猜灯谜活动，形成更加浓厚的节日氛围。

闹社火也是民间元宵节娱乐活动的重要内容。全国各地的人们在这项热闹的娱乐活动中各显神通。踩高跷、舞狮子、架龙灯、扭秧歌、跑旱船、武术表演，伴随着锣鼓打鼓、歌舞杂耍，真可谓万人空巷，热闹非凡。

民间元宵节的信仰活动大都是祭祀神灵、祭祀祖宗、占卜、祈子、祈年等。

民间元宵节的社交活动主要是宴请亲朋好友，家家户户各摆宴席，互相宴请。少则一桌、两桌，多则八桌、十桌。元宵是元宵节的主打美食。全国各地，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绝大多数人家都要在元宵节吃元宵。元宵在民间被称为“汤圆”、“汤团”，寓意为“团圆”，祝福家人、亲朋好友团团圆圆、幸福美满。

“汤圆”的馅，通常由豆沙、糖、芝麻、枣泥、果仁组成，也有少数用虾仁、鸡鸭鱼肉做馅的，用糯米粉包成圆丸，或像煮饺子那样煮熟，或像炸丸子那样炸熟，吃起来甜酥香酥。

也有一些地方的人们过元宵节的主打美食并非元宵，而是馄饨、糕点、米粉、面条、蔬菜粥、果子羹、青菜汤等。

在人们的心目中，因把元宵节看作是“春节的尾巴”、“最后的春节时光”，因此在一些地方，还保留着“送年”的习俗。古语说：“火烧门前纸，各人寻生理。”讲的就是“送年”的意思。

元宵节一过，“年”就算是过完了。人们该忙啥忙啥，或抓紧时间忙于收拾生产工具、春耕备耕，或重新回归工厂、学校、企业等火热的劳动、学习场所，投入到各自岗位和社会角色当中去了。



春归  
文/刘峰

在故乡的湖滩上，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春天。这是一片儿时的乐园。这么多年来，独在异乡为异客，故乡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早已不是留存心中的那张底片。城市扩张的脚步一路疾行，已闯入了这片故园。好在，这片湖滩在，成了我识别故乡的坐标。

春节期间的一个午后时分，我独自去了湖滩。天空嫩蓝，日头仿佛饮了村酿的老酒，微红着脸，在头顶暖洋洋地溜达。虽然立春时间不长，但老远就嗅到了一股清香。自打小，我就在湖滩长大，闻惯了这种味道。它是由湖水、草木、水藻、泥土、庄稼混合而成的气息。此时闻到它，仿佛襁褓里饥饿的婴儿嗅到了母亲的奶香，是那样的亲切，心格外舒畅。

通往湖滩的是一条大路，在旧年农耕的日子奔走过无数次牛车，如今它们的足迹已被野草覆盖，开满了红的、黄的、蓝的、粉色的小花。特别是一种叫做“婆婆纳”的野花，蓝得像颜料染过似的，呈现出一种丝绸般的质地，在阳光下一齐朝我眨着眼睛，仿佛在说：“时隔多年，咱们又见面了，欢迎欢迎！”

还没等我走近湖畔，就听见“呱，呱——”的蛙鸣，仿佛小小的鼓在微微的风里荡漾着，敲醒了我儿时的记忆，让人仿佛回到了童年。曾经围湖所造出的稻田，在经历岁月沧桑后，又回到了湖的怀抱，长出了芦苇、艾蒿、菖蒲、野柳等湿地植物，借助田间的肥力，长得格外繁茂。

到了湖滩，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不少。只见滩草绿茸茸的，如同地毯一般，洁白的浪花温柔地吻着岸畔，潮湿了空气，此时，真想变成一只小绵羊，在青草地上尽情撒欢。不远处，水鸟们在湖里嬉闹着，不时发出欢快的啼鸣。离自己不远，几条渔船肚皮朝天，倒在草地上晒着太阳，缀在上面的螺壳是它们的勋章。我相信，几场雨过后，这几条船又将回到水的故乡。

极目远眺，对岸的渔村，在树木的掩映下，呈一抹浅紫，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气息氤氲其间，从泛着金光的湖面上看过去，仿佛吴冠中油画里的江南。河坡上，桃树、梨树、杏树打起了花苞，有些树提前开花了，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红红的杏花，与田野里早早开放的金色的油菜花、紫色的苜蓿花联成一体，引来了蜜蜂与蝴蝶，逗来了叫不上名字的昆虫，一派生机勃勃。

正在这时，从鹧鸪啼唤的烟青深处，款款走来了一群手挽竹篮的艳丽女子。她们一边踏青，一边采菱。菱蓬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在紫红紫红的芦芽附近，是一丛丛灰绿色的菱，她们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仿佛一群快乐的百灵。看来，不管时代怎么变化，人们对大自然的美好向往永远不会改变。

土地是有记忆的。春天一来，这一片湖滩就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她怀抱里的一花一草，春风吹又生，又将绽放出芬芳的花朵，酿出别样的甜蜜，展开最美的画卷。我愿在每一个春天归来！



风掠鸟  
文/张经纬

我想我的文集名为《风掠鸟》。

风当然可以指事件、时代甚至宇宙万物；掠，吹掠，掠过；鸟，当然有我自己，也可以是你、他，甚至每一个人。“风掠鸟”寓意客观世界与人的关系，人在客观世界的处境命运遭际。

这些年，我常有文章集结出版的冲动念想，冒料有些文章的意兴阑珊风姿绰约或可蔚为观之，为自己，社会，今生，来世。姑娘恨嫁，姻缘难巧。

大概是生而为困境，魔咒往往是生生死死而难以解脱。荒漠枯井之人，奔走呼号半生，未死已是万幸，百呼不应千努不依何足挂齿。黄沙漫朔征途欲穿之人，追慕奇景走遍天涯，倒于中途甘得其所。

树高千尺焉能以幼苗论之。我生活50年间的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欧美几百年也望尘莫及目瞪口呆。农耕、工业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一骑绝尘眼花缭乱刷新着人们的眼球，五味杂陈还由不得你细细品味，新菜品却又奈不迭地桌台翻新接踵又至。

宗教的彼岸，文学的我他，都是存在生命的关照。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同为社会动力的双驱。神龛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共同体现人类发展、创新、精进、突破语言名词下的超越本性。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在于水无常形包罗万象，文学之所以伟大在于不拘形制自我物外。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在于客观清晰认识把握世界的意识意志，而文学也有类似于货币作为物质价值尺度一般等价物的精神价值重要参照物，文学之于芸芸众生恰似春风至于自然植物盎然苏绿。

古今中外的历史演义，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似乎就说了件事情：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关系纠葛。以前的关系大致是非你即我、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现在的关系似乎朝着有你有我、一码一码、理法统筹。任何的矫枉过正都会如同水火，这也许是现代化的内蕴吧。这只主义交合、情理通达的鸟儿，这只观古瞰今、抚往追远的鸟儿，成了一道不得不看的风景。

我正走在人生的中途。文学之绿树红花掩盖了打扮了我人生的寂寞孤独，花开花落一样的自自然然幻幻常常。我的风掠鸟藏在树之颠，风过之处他眨眼或抖动着翼角，依然故我，冷静旁观，或者拍打着翅膀悄然飞去。

# 古人的春游之乐

文/曹龙



春日悄临，为大地添了一层盎然多姿的绿衣。此时，出游踏青最为惬意。事实上，古人也和我们如今一样颇爱在初春时郊游踏青。唐朝诗人白居易就曾写诗赞春游之乐，甚至还在其诗《春游》中直言：“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

春游的习俗由来已久，早在《诗经》中就有许多关于春游趣事的记载。周人还有春天到水边洗涤污浊、消灾去病之俗，谓之“修禊”。到了魏晋时期，春游则多了一层精神上的升华与雅趣，尤其是文人墨客们爱在把酒言欢



春之声 摄影/许双福

捧着千年的神话踉跄而来  
在国人沉睡的梦中  
点燃一种民族精神  
点燃一种美好的向往  
让所有的游子在这一刻欢呼  
让所有的团圆在这一刻凝聚  
沿着千年的故事姗姗而来  
在龙的传人的愿望中  
诉说一种跋涉的艰辛  
诉说一种别离的疼痛  
让所有的伤痛在这一刻得到抚慰  
让所有的祝福在这一刻得到升华  
让所有的希望在这一刻不再遥远  
让所有的祈祷在这一刻都变得虔诚  
让所有的祝福在这一刻都变得真挚  
让所有的希望在这一刻都变得遥远

大红灯笼高高挂  
是谁高高挂起的灯笼  
是谁高高挂起的灯笼  
千姿百态的花灯  
千姿百态的花灯  
分明是一种智慧的结晶  
分明是一种灵魂的缩影  
分明是一种浪漫的氛围  
分明是一种和谐的喜悦  
分明是一种生命的绽放  
分明是一种生命的诠释

中将春色谱成一篇篇传世的华章，著名的《兰亭序》便是春游时的流芳之作。到了唐朝，春游开始有了鼎盛之气。尤其是长安，每逢春日明媚时就常见人们三三两两一起外出郊游，而且唐人郊游时还颇为注重美食之乐，吃喝之风盛行，富贵人家甚至会带上厨子随行。

平日待字闺中的女子也会在这时外出饱览春色。春游时如若遇到花儿开的绚烂，女子们便会“铺席藉草，围坐一圈”一起赏花谈笑。而若见到柳树，则会折柳条折断戴在头上，以求红颜永驻。

除了饱览河山的春色之外，古人春游时的其他活动同样也有趣多彩。如我们春游时常玩的风筝，也是古人春游所爱。古人放风筝之前还会将各种不好的灾祸疾病写在风筝上，待风筝升空后再突然将线剪断，以求“断鸢去晦”。此外，儿时常见的荡秋千也是古人春游之乐。古人荡秋千花样繁多，有坐着站，甚至还有双人秋千，常常张开双手荡至空中，如鸟儿直跃天际。

除了我们常见的各种游乐，如今少有人知的“斗草”也是古人春日常玩的游戏，在古时，常常能见到一些小孩趴在春日的田间地头拔一根草，然后将草茎相交，互相拉扯角力，如此反复玩几轮，以不断者为胜，又称“武斗”。此外，还有“文斗”。不过，较之“武斗”要风雅的多，“文斗”前，古人会先采来众多花草，然后聚在一起以对仗的方式“报花名”，文采最佳者取胜。斗草除了在民间盛行，古代的宫廷也常以为乐，诗人李白就曾在《清平乐·禁庭春昼》中有载：“百草巧花下斗，祇输珠玑满斗”。

除了游玩赏乐，去田间觅那舌尖春味也是古人春游时的至趣。五辛盘又称春盘，是古人在春日常食的一种凉菜，在晋代已有。它由葱、蒜、韭菜、芸苔、胡荽(香菜)五种辛辣的蔬菜做成，服食可杀菌驱寒。古人不仅在春游时常将其采回家来一番舌尖巡礼，还会做成春礼赠与亲朋。

春日，是郊游路上的一抹古韵。



东篱湖畔的风筝飞满了天，小城的春意暖了又暖。阳光闪闪的日子里，看一枝青梅，探出花墙……这样的时刻，我最享受的事情就是：一本闲书，一盏闲茶，在平平仄仄的文字里行走，山一程，水一程，既有楚天阔，也有大江流；有枯藤老树昏鸦，也有月影射海棠。

任何一个文字，就像一颗如豆的灯火，明媚春江花月夜，点燃大漠孤烟直，让我在厚重的历史中感受鲜活，让我在久远的年轮里打捞过往，从而让在文字的宝莲上打坐的我，也能如日月，清如水镜。

在文字里走的久了，自己也喜欢着墨码字，因为我更懂得席慕容的这首诗：我可以锁住笔，为什么，却锁不住爱和忧伤。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所以，我不想只做一棵沧桑的树，在岁月的年轮里，我想一层一层放进我的幸福和感悟。

提笔有时只是一种清凉的愿望，无关悔恨，也无关忧伤。大约人人心中都有一本日记叫过去，记录的是回不去的旧时光。从2004年开始，我秉承着“把快乐刻在石头上，把烦恼写在沙滩上”的原则，笔耕不辍，写下了记录生活的文集《琥珀》，激励和鼓舞了我的家人和朋友。我们看明白：生命的杯盏，虽然盛满洒落的忧郁，也盛满洒落的清欢。但同时，也栽种着春风一吹就破土的希望，春雨一淋就饱满的丰收。

每一篇文成，心情都像鹿穿过花岗，风吹开一枝扶桑。浮躁的心魂有了皈依，喧嚣的世事随风隐去，一笔青云，满纸春归。就像此刻的天，云悠然，暖一点一点招安残冬的寒。余秀华说：人间有很多悲伤，我承担的不是全部，这样就很好！在文字里行走，每走一步，心上就长出一片新叶，多出一片晴空，辽阔得一望无垠。